



看见一家木匠铺，木匠在做木活。和木匠师傅聊天，还拿了木盆看了又看，其实很想买的。一只木盆，用料就来自周边山上，是手艺人一点一点做出来的，相当于你知道它的来历，亲切又踏实。而你把它从南方带回北方，简直就是传奇之一，千山万水。泡脚时你会和来喝洗脚水的爱猫说一说，这只木盆的遥远故乡。

木匠师傅姓方，70岁，做木匠已经50年，附近唐头村人。10平方米小店租的，一年两千多元，也已租了十多年。孩子们在外打工，家里老太婆忙忙家务，带带孙子。他每天来毛坦的铺子里做手工。一会儿儿，方师傅给小吃店老板娘粘了木锅盖的把手，给主妇补了木桶上的小短棍，给大妈平整了案板，也有男人过来和方师傅聊聊天。

方师傅做一些家常木器，木盆、木桶、木案板、木蒸笼，也做木家具。也不在乎赚多少钱，年龄大了，是个意思。聊天不影响干活，一对水桶，他一天就能做出来。镇子上也就他一家传统木作店。

老阿姨带个小男孩，推平板车卖袜子，是棉袜，质量很不错，设计感也足。女人们围过来选袜子。小男孩无聊地趴在推车架子上。阿姨说袜子是女儿工厂的，工厂在诸暨，女儿嫁到那边。她没事就出来卖卖袜子，一双两块钱。女儿供货，卖的钱阿姨自己花。阿姨从苏庄推车走过来，五里路。我问阿姨贵姓，阿姨说姓jiang，我问哪个jiang，阿姨说美女姜。阿姨65岁。小男孩是孙子，3岁。

还看到铁匠铺。铁匠铺特别有武侠感。嵇康的有趣之处，就是他真的打铁，俊美之外就是单纯的健康。多年前在晋地荫城，一对夫妻给我们表演打铁，我当时要买人家的菜刀，纯粹是因为不好意思引发的购买行为，结果人家送了几把。现在我家还在用，好吧，对于一个不会做饭的人来说，其实不怎么用。就是觉得有来历，于是菜刀也就有机会一直住在我家厨房里，已然锈迹斑斑。

住在新生活宾馆。一看到这个名字我就笑了。多年前给某报做过一份《新生活周刊》。其中有个版面是专栏。最好的两个专栏作者，一个已经往生十年，一个华丽丽转身写了材料。其余作者有的业已绝交，有的绝交之后偶尔和好，有的哭着问为什么再不理他，有的硬生生消失在人海。那时候稿费真少，千字30元，大家年轻，写得美滋滋的。我承诺稿费虽少最后给大家出本书，后来找赞助出了本没书号的书《在酒桌上彼此贩卖》。最大的收获是得了一枚万年老闺蜜，我负责想，她负责实践。

新生活斜对面是镇子唯一一家咖啡店。有时候转场咖啡店写写稿子，真不是装，就是需要市声制造某种交流某种阻隔。店主夫妻俩。点咖啡时老板娘说不认得字。老板娘姓汪，老板姓程，来自江西，镇子上一边开店一边照看两个孙子，小儿子也在镇上开店卖手机，儿子娶了当地媳妇留了下来。

《朗读者》里的汉娜宁愿坐牢也要掩饰不识字这件事，而咖啡店老板娘一直想和我说说她不认识字这件事，一问之下，她也不过53岁。她说家里有七个姐妹，她是老五，最小的是弟弟，弟弟读书，当兵，考军校，现在在合肥。七姐妹里只有最小的妹妹读了一点书，还是跟着弟弟到了部队读的。她说小时候要照顾弟弟妹妹，还要放牛。我问那你想读书吗，她说家里不让读的，怎样去学校她都不知道的。我不敢问她是不是委屈，是不是难过，是不是有恨。

想象不出不识字是什么感觉。是没有边际的辽阔？是更窄更小的幽深？是四顾茫然？还是不被形物所拘的自由？



小时觉得洗脸是件可有可无的事，似乎大人们也从不大强调每日必须净面。实在是有了污迹，用手沾点水，在脸上一抹，洗脸过程结束。

未知何故，我们村明明有一条四处漫溢的河流，人们守着一条河却无视它。按老人的意思，泉子沟井里的水，是透山水，清，甜，煮的饭有滋味，似乎只有泉子沟的水，才是水。去泉子沟担水，要穿过村庄，上一个大坡，再下一个大坡，才能到达井边。由于取水艰难，村里人用水极其节俭。

我们很少在晚上洗脸，泡脚更是很遥远的事。而洗澡，也只有伏天能到温河里洗两回。一般人家，早上起来，热一壶水，兑些凉水，半盆水要将全家三五口人的脸全部湿一遍。名曰洗脸，当然就是撩起水，在脸颊上搓搓，眼窝鼻梁嘴角这些地方，基本一笔带过。等全家人洗完了，盆里就成了肥皂水，满屋子的香气，是我对洗脸的深刻记忆。

水很金贵，我们从不浪费，如果小孩喝不掉一杯水，大人们会将剩下的水喝完。洗过脸的水，洒在地上，那香气，在屋子里氤氲好长时间。洒不完的水，又倒在梨树底下，冬天，一会儿工夫就结了一层白冰。

夏天洗脸次数多点，一来雨水稠，家里能接水的家伙都放在檐下，叮叮咚咚，满盆满桶。二来人们很过分地表达着对温河的喜爱，差不多每个小孩，一放学就去河边，鞋脱掉，卷起裤腿，在浅浅的河里走来走去，捉鱼，或者挖沙。天气热得让人汗流浃背，也不怕，撩起水往头上洒，趁机也就洗了脸、胳膊、小腿和脚。有时大人干脆在河底沙里挖个坑，也不管愿不愿意，把你脱光放在里面搓洗。等手脚被水泡得发白，皮肤皱了，凉风吹来，天也要黑了。

冬天，把雪锄到桶或盆里，放在洋炉子旁边，消开。快过年了，大人们用消融的雪水给小孩洗头，据说雨雪水洗衣，衣服要洗得比平日干净。而用雨雪水洗头，头发会更加绵软乌黑。小孩不喜欢在冬天洗头，屋子太冷不说，大人总是要找到一些比如鞋刷之类的器具，搓你脖子上的泥，你才知道，原来洗脸也要连带

洗脖子的呀。这时候也得泡脚，水渐冷，脚上的冻疮，在水里，渐渐疼起来。

洗脸，不只是个人卫生习惯，也跟人们对自然节令和人情世故的重视有关。像过年过节，走亲戚，参加婚礼、葬礼，大人们对洗脸一事，极其认真，且不能省略，仿佛对自己恭敬，就是对别人的恭敬。当然人类的风俗习惯，也会随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提高而改变，洗脸这件文明事，渐渐被人们重视，也复杂起来，一块香皂远远不能解决洗脸问题，更不要说一捧水了。去美容院洗脸的人越来越多。按照专业或者不专业美容师的说法，人的脸是最容易污染的地方，你只有每日清洗干净，才不会起痘痘，脱皮，也不会衰老。有段时间，也办了美容卡，去洗脸，卸妆棉、净面水、洗面奶、按摩膏、去角质素膏，轮番轰炸，整整一个小时，让我昏昏欲睡，直到脸皮开始疼起来。后来不得不去看医生，医生说是角质层太薄，过敏了，以后不敢这么洗脸了。

原来，洗脸，是能将脸洗掉的呀。之后，我的脸再没有那样用力地反复被揉搓过，乃至还会玩笑，说自己是脸皮薄的人。

关于洗脸，每个人都有他独有的方法和经验。据说南方人跟北方人洗脸的方法就不一样。南方人是将毛巾浸湿，在脸上仔细搓揉。北方人是将水撩起，湿脸，用手搓揉。生活在水系发达的南方人，总是笑话北方人，说是缺水缺怕了，才这样用油洗脸似的小气。但传说，很久以前，贫瘠之地生存的北方人，不仅用水节俭，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没钱买毛巾，他们只能用手沾水来保持自己的个人卫生。

读过一段关于弘一大师洗脸的故事，大师对盥洗用水极其讲究，先把清水倒进白纱袋过滤。洁面后，再把白纱袋倒翻，让生物重返水中。这样的洗脸过程，有了对水的感激和小心，有了对万物和生命的恭敬，便也有了心怀大千，护生、护己的自觉，懂得爱和慈悲。水在这里，既洗净面部污垢，也净化心上尘埃。原来，一个人的净，不止来自水，来自洗脸仪式，还有对净的虔诚和向往。

我的年 我的红

卫刘芳

除夕倒计时了，商家开始清理货物，我飞奔进去对着售货员说，要买本命年的三件套，红内衣、红袜子、红裤带。很显然，“红”已被大批生肖人士横扫过，款式号码不全了。我竭力从被剩下的红物件里挑拣出属于自己的红来应景——这也是我的本命年。

红，从古，是歃血为盟的血酒，是一鼓作气的雷雷战鼓，是巍峨殿宇的高墙。至今，是巴黎时装周的“中国红”风暴，是中国股市的红涨绿跌。也是民间口口相传的四大喜中“金榜题名时，洞房花烛夜”的主打色。它代表着庄严、壮烈、喜庆、吉祥，为五色之首，被赋予了驱邪避凶的寓意。

是的，在历史的舞台上，它从来都是浓墨重彩地出现，是特有的国色。而最近几年，它更是被商家印制出各种服饰隆重推出，号称本命年必备，可以将谶语民谣“本命年犯太岁，无喜必有祸”中所指的太岁之祸破除。但大家趋之若鹜地买，除了商家的炒作和民众的从众心态外，更多的只是一种自我心理暗示：希望能借这个端点，把生活中的压抑和不快用鲜艳的红覆盖，再亮出一个新开端。

记得有首歌唱道，第一个十二年，是无知无畏的少年有不切实际的梦想。第二个十二年，是四处流浪的酒鬼尚且喜欢个姑娘。第三个十二年，不再有刻骨铭心的爱只是想随意地活着。第四个十二年……每个十二年都在用光速飞逝，歌手的感慨就是我们的感慨。当理想被现实磨灭，爱情被婚姻埋葬，唯有最后一点对未来的执着在我们心底生生不息，这需要一种形式来表达，来绽放，来点燃。“红”就是这种符号，它是每轮的开场模特。而这种结红绳记事一生又能写几次？

你若非说这种狂热的“崇红”是一种不安全感在作祟，也随你。我们大多都是普通打工族，就业医疗教育养老样样都有压力。每天上班下班接送小孩上学伺候住院老人忙忙碌碌。有时候确实拔剑四顾心茫然了，他们说这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在建设和发展中的必经之路。我们热议我们献策，我们始终相信，经过齐心努力一切会变好，这和我们心底一股“要过好日子”的火热有关。

我们的红，是柴米油盐的红烧肉、红对联，是大好河山的丹霞地貌、秋叶连绵，是俗世世态的幼儿红兜肚、新娘红盖头。红是传统中国的图腾，某种意义上，可以让人获得在逆境中凤凰涅槃、浴火重生的精神暗示。

